

Walter Ong 看話語的科技史

沈錦惠*

書 名：*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作 者：Walter J. Ong

出版日期：2002, 2nd Edition.

出 版 社：New York, Routledge

* 作者沈錦惠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助理教授，e-mail: maryshen@cc.shu.edu.tw。

本書以歷史與語藝角度討論人類傳播，在有關口語與書寫文化的論辯領域具經典地位。作者開宗明義地點出語言的口語屬性及書寫心靈對口語的慣性輕忽，並藉由古典文學界關於荷馬史詩為口述或書寫的爭議，大量引述語文學者與文化人類學者著作，以資證明初民口語文化與書寫文化的根本差異。對電子時代的閱聽人而言，此差異性可能因廣電媒體著重說聽知覺與敘事表達的口語風格而愈顯鮮明。

對國內傳播學者而言，Walter Ong (1911-2003) 與這本號稱其代表作之名著或許不算陌生。僅就筆者所知，2004 年 5 月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舉辦「電子、口語、人：口傳教育的在地實踐與學術展望研討會」，即曾以他的「電子媒體重振口語思維」見解作為構思根據。會中有兩篇論文更分別借重他對「口語與書寫思維」(orality and literacy) 和「二度口語」(secondary orality, 1977: 298-299) 的研究，¹ 其中一篇是〈文字時代的口語人—文化工具箱觀點之初探〉，另一篇則為筆者後來改寫發表於本刊第 82 期的〈客觀之知 vs. 社群之知：從電子口語看電子新聞〉。

筆者在《中華傳播學刊》第 3 期另有一文〈新的地方感：電子互動媒體的語藝空間〉，對 Ong 的口語書寫思維表達對比研究有較多闡述。此外，韋伯文化出版的《媒介與傳播研究方法指南：質性與量化方法論》(Jensen, 2002 / 陳玉箴譯，2005: 28) 一書也曾提及他這本書對傳播研究（尤其是媒介理論與媒介文化經驗）的貢獻，只可惜寥寥數語帶過並未深談。

Orality and literacy 於 1982 年出版，1988 年換手經營，總計十刷；

2002 年新版僅稍更動版面頁數，內文未有更新。² 區區一本書的瑣碎出版供需事宜或許不是 Ong 這樣畢生治學、著作浩繁、跨越諸多學術領域的學者所關心之處，卻仍可稍窺本書歷久彌新的學術價值。2003 年 Ong 高齡辭世後，專屬紀念網站 *Remembering Walter Ong* (<http://www.rememberingwalterong.com/>) 迅即成立，除悼念文章外，學術研討會、期刊專號、各類論文集也陸續登場。特別有意思的是，擬於 2007 年舉辦的研討會將有專題討論本書，名為「廿五年來口語與書寫的閱讀和誤讀」(25 Years of Reading and Misreading *Orality and Literacy*, Conference on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 CCCC 2007)。

爲什麼本書得以歷久彌新？又何以會有誤讀之虞？此書是筆者接觸 Ong 的第一本著作，如果要承認是否或曾否誤讀此書可能需要一些勇氣。然而若由後結構學者所謂「閱讀即誤讀」的觀點來看，則大可輕鬆以對任何哪怕僅能算是一見之愚的誤讀。

於是，面對這樣一部廣受引用、評論已多、毀譽皆備，也從不乏知音用心力挺或據以申論的大作（見如 Biakolo, 1999; Chesebro & Bertelsen, 1996; Farrell, 1991, 2000; Gladney, 1991; Graff, 1987; Gronbeck, Farrell, & Soukup, 1991; Hobart & Schiffman, 1998; Jacobsen, 2002; Thomas, 1992; Welch, 1999），筆者無意自尋「選邊站」的煩惱，謹誠實根據個人閱讀歷程來談可能的誤讀與較爲持平公允的解讀。

Orality and literacy 此書開宗明義點出語言的口語屬性及書寫心靈對口語的慣性輕忽。藉由古典文學界有關荷馬史詩究屬口述或書寫而成的爭議，Ong 廣泛旁徵博引語文學者與文化人類學者的著述，證明並歸納出初民口語文化同吾人所熟悉的書寫文化間存有根本差異，而此種差異對處於電子時代的我們，因爲廣電媒體提振了說聽知覺和敘事表達的

口語風格，當有更為鮮明的體驗。

Ong 將古希臘以來的話語表達粗略分成初級口語（primary orality）、書寫（literacy）、及二度口語（secondary orality, p. 136）三階段。由於科技條件不同會強化不同知覺偏向，每一階段都孕育出獨到心理動能與思維表達特質，也鼓勵了迥異的理想人格典型和社群形態。如側重視覺的書寫人所習慣的「檢視」、「觀省」、「觀點」、「看法」、「見識」等，對聽覺傾向的口語人而言即可能毫無意義，因為對他們（口語人）而言，世界與其說是一個有待懂得聚焦的「冷眼」予以界定並觀察、解析、釐清的現象，不如說是充滿各種事件活動、有各種發展可能、亟需參與投入、透過行動互動、且確確實實生活其間的流變時空。

相對於書寫人慣於將語言「視」同有形可見的文字符號（words as signs, p. 75），或「看」作是再現某種思想結晶、心智成果的定型文本，口語人則關注語言用來說聽的聲腔音調（sounded words, p. 31）在人與人間起承轉合、交替錯落、如響斯應的變化過程。如果書寫思維務求條分理晰、層次分明、抽象概括、循序以進，口語思維則偏向綜理整合、迂迴繚繞、鮮明具體，關注當下情境的平衡（pp. 35-57）。如果書寫人不免期待語言有助於釐清某種尚待發現的靜態真相，口語人的話語卻是社群參與的行動表現，必須在易於流逝的時間中收立竿見影之效，因而充分利用音韻節奏與公式配方以便於回憶提取的口語表達，就含有參與建構社群共同經驗的意涵。

當然，Ong 並不是唯一關注科技條件對思維表達影響的學者，我們很容易聯想到 Harold Innis（1951）與 Marshall McLuhan（1962）；前者主要討論傳播科技的時空屬性對社會組織的衝擊，而 McLuhan 則側重科技影響感官知覺下的心理衝擊。Innis 有心提醒眾人重視在傳播科

技急速發展中漸被遺忘的口語文化，以及因其社群意識而賴以維繫的道德和精神價值，McLuhan 則在呼籲前瞻新媒體回復社群參與可能之時，筆觸近乎樂觀忘形而遭 Carey (1967: 36-38) 責怪其缺乏道德感。

主張「傳播即文化」的 Carey (1989) 並不吝於肯定由科技條件看人類傳播特質的學者，也不會輕易給他們掛上「科技決定論」的標籤。他知道傳統的傳播研究「深陷於傳方、受方、訊息、回饋環的森白骨骸中」，因為「過度聚焦於媒介的控制機制和傳方與受方、資產階級與普羅大眾的二元對立」，早已「失落了傳播中非凡的現象學多元特質——也就是語言、意義、表意、科技、認同、社會關係交織而成的，真實可期的多元特質」(Carey, 1991: vii)。在 Carey 眼中，Innis, McLuhan, Ong 等人是從歷史與語藝的觀點研究傳播科技，摒棄「渠道」或「中介」觀而視其為文化創新、傳遞、及保存的新模式。

筆者接觸 *Orality and literacy* 一書，始於研究電視脫口秀之口語表達特質之需。此書是 Ong 一系列討論話語表達的集大成之作，然而筆者初讀本書時雖知這一系列的相關著作卻無緣佐讀，反而是在所謂「大分野」(The Great Divide Theory, Farrell, 2000: 16) 框架中理解此書，因而一開始的確是依循涇渭分明的對立觀點來看待他的論述。

所謂「大分野」，指的是 1960 年代以來學界有關口語和書寫孰優孰劣的文化論辯。Ong 在本書中的確把口語和書寫當成截然分明的對比，又因刻意著墨較受輕忽的口語表達，因而同 McLuhan 一樣都被歸入堅持口語優勢的陣營。然而為涇渭分明的學術對比搖旗吶喊卻從來不是 Ong 的本意，讀者閱讀時如果執著於二元對立的表象，便易落失 Ong 藉著審視科技條件下流變的語藝來關懷人性和文化前景的用心。

其實就在 Ong 以「話語動力生活風格」(verbomotor lifestyle, pp. 20, 34, 68-69) 總結口語文化特色的嘗試中，即能看出他迴避二元對立

的審慎。法文 *verbomoteur* 一詞，原是法國語文學家 Marcel Jousse (1886-1961) 用來形容希伯來和亞拉美一帶口語屬性濃厚的人格特質和文化風格。Jousse 研究當地口語知識的組構和表達，發覺對當地人而言聲腔語調即力量與行動，其音韻分明的口語表達同呼吸歷程、肢體動作、人體雙邊對稱之間有密切關係 (Jousse, 1925; pp. 31, 68)。由於音韻具有協調統整個人認知與社會心理的功能，於是即便只是日常話語，其音律和節奏的流動性即蘊含著時序感，足以在個人心理層次、人際互動間、社會文化層次引發倫理相關的預期、懸宕與實現感。

Ong 將 Jousse 這個概念加以延伸，認為在「話語動力文化」(verbomotor cultures) 中，「處理問題所採取的行動和所抱持的態度大抵以有效使用話語為主，因而特別依賴人際互動，而較少依賴話語以外的，來自外在『客觀』世界事物的資料輸入」(p. 68)。Ong 顯然意不在指涉任何純粹的口語文化，因為他緊接著便說他將這個概念「推及所有因還保有足夠的『口語餘音』(oral residue)，以致仍能在人和人的互動情境中關注話語本身，而非關注外在物件的文化」(p. 68)。此處的「口語餘音」，已非 Jousse 重視的那種外顯音韻，而是話語中不必然說出或聽聞的聲音 (sound)，以凸顯聲音的內在性 (interiority, pp. 71-74)。

Ong 同時指出，「話語和物件從未完全斷離：話語代表物件，有關物件的知覺則部份受限於知覺所巢居的詞庫。大自然從不陳述『事實』：事實只來自人類爲了指涉周遭事象的無縫之網而自創的陳述句中…」(p. 68)。即使在以對比方式呈現口語和書寫差異的同時，他也不忘點出其中交互影響、綿密交織的關係，即對比只是他藉以釐清概念的方法，而非論述目的。由此看他所揭示的「初級口語」、「書寫」、「二度口語」三大階段，如果拋開傳播史的意義，其實不妨以三種理想

型 (ideal types) 看待。

然而爲了避免誤讀 *Orality and literacy*，最好仍將其還原到作者系列著作中。最起碼如能併讀 *The presence of the word* (Ong, 1967)，*Interfaces of the word* (Ong, 1977) 和其門生 Thomas Farrell 與 Paul Soukup (2002) 收集歷年來較散佚的訪談和文章編成的 *An Ong reader: Challenges for further inquiry*，應能發現 Ong (1977: 9) 自己說的：「這些著作並不是在主張，人類由初級口語經過書寫印刷到電子文化二度口語的演化歷程，即足以促成或解釋人類文化和意識活動的種種現象。」透過話語的科技史，Ong 關注的始終是人類意識與文化中深層的變易與疏離、成長與整合。

註釋

- 1 所謂「口語書寫思維」，是指口語和書寫兩種表達方式分別涉及和鼓勵不同的認知模式，因而也分別造就迥然有別的思維。所謂「二度口語」，是指電子媒體普及之後所鼓勵的口語思維。本文後詳。
- 2 筆者手中版本爲 1988 年版次，本文中所有相關引文及頁數即依據此版。

參考書目

陳玉箴譯 (2005)。《媒介與傳播研究方法指南：質性與量化方法論》。台北：韋伯文化。(原書 Jensen, K. B. [2002]. *A handbook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ologies*. London: Routledge.)

- Biakolo, E. A. (1999).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orality and literacy.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30(2), 42-65.
- Carey, J. W. (1991). Foreword. In B. E. Gronbeck, T. J. Farrell & P. A. Soukup (Eds.). *Media,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e: Explorations of Walter Ong's thought* (pp. vii-x). London: Sage.
- Carey, J. W. (198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Winchester, MA: Unwin Hyman.
- Carey, J. W. (1967). Harold Adams Innis and Marshall McLuhan. *Antioch Review*, 21, 5-39.
- Chesebro, J. W., & Bertelsen, D. A. (1996). *Analyzing media: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s symbolic and cognitive systems*. London: Guilford.
- Farrell, T. (2000). *Walter Ong's contributions to cultural studies: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word and I-thou communication*.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Farrell, T. (1991). An overview of Walter J. Ong's work. In B. E. Gronbeck, T. Farrell & P. A. Soukup (Eds.), *Media,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e: Exploration of Walter Ong's thought* (pp. 25-43). London: Sage.
- Farrell, T. J., & Soukup, P. A. (Eds.). (2002). *An Ong reader: Challenges for further inquiry*. Cresskill, NJ: Hampton.
- Gladney, G. A. (1991).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Toward a theoretical and ethical understanding.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6(2), 93-105.
- Graff, H. J. (1987). *The labyrinths of literacy: Reflections on literacy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Falmer.
- Gronbeck, B. E., Farrell, T., & Soukup, P. A. (1991). *Media,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e: Explorations of Walter Ong's thought*. London: Sage.
- Hobart, M. E., & Schiffman, Z. S. (1998). *Information ages: Literacy,*

- numeracy, and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Baltimore, MD: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Innis, H. A. (1951).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Jacobsen, M. M. (2002). *Transformations of literacy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Orality, literacy, cyberdiscursivity*.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 Jousse, M. (1925). *Le style oral rythmique et mnémotechnique chez les Verbo-moteurs*. Paris: G. Beauchesne.
- McLuhan, M. (1962).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Toronto: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Ong, W. J. (1977). *Interfaces of the word: Studies in the evolution of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Ong, W. J. (1967). *The presence of the word: Some prolegomena for cultur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 Thomas, R. (1992). *Literacy and orality in ancient Greece*. New York: Cambridge.
- Welch, K. E. (1999). *Electric rhetoric*.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新聞學研究 • 第八十八期 民 95 年 7 月